

诊宗三昧

清·张璐 原著

张成博 欧阳兵 点校

实用中医古籍丛书 ● 实用中医古籍丛书

责任编辑:马 洪

实用中医古籍丛书

诊宗三昧

清·张 璐 原著

张成博 欧阳兵 点校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河北省雄县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5 插页2 字数40 000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08-2552-6

R·718 定价:4.00元

点校说明

张璐(1617~1700年),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通晓儒学,精于医药,业医六十余载。撰有《张氏医通》、《本草逢原》等。《诊宗三昧》撰成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年),该书颇为后世所重,流传较广。

一、本次点校,以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金阊书业堂刻本为底本,以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上海书局石印张氏医书七种本(简称上海书局本)为主校本,以日本文化元年甲子(1804年)东都亦西斋刻本(简称东都亦西斋本)为参校本。

二、本次点校以对校、本校为主。凡属底本与校本不一致,而显系底本误、脱、衍、倒者,即改正原文,并出校记。

三、书中异体字、古今字,原则上以规范简体字律齐,不出校记。个别易产生歧意者,保持原貌。

四、原书为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横排。

五、原书目录与正文有出入者,以正文律齐,不出校记。

序

夫人身犹天地也，天地失和，则宇宙为殃；人身失和，则四体为病。所以主之者，在天地惟君，在人身惟心。故心为君主，君失其治，则宇宙灾困；心失其养，则四体疾疫。其弭灾困，惟相之调和燮理；治疾疫，亦惟医之调和燮理。故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然相失政则残民，医误治则残命。相之与医，岂易言哉！盖天地之九州，人身为九窍；天地之九野，人身为九藏。又石为之骨，土为之肉，江河为血液，草木为毫发，道路为脉络，风为气，雨为汗，雷为声，凡此则人身无不合于天地者。天地有灾，莫不载闻道路。人身有疾，莫不见诸脉络，故治疾犹要于测脉也。予当治邑江城，署多奇疾，遵^①识张路玉先生。其察脉辨证，辅虚祛实，应如鼓桴。因问之曰：人身脉络众多，取病何独决两腕？云：两寸为心肺之关隘，一身之所主，犹君相之都邑，天下之总会。故天下灾无不肇于都邑，一身病无不形于两腕也。人之六脉，犹廷之六部，天下刑赏与罚，莫不由此。然其昂藏磊落，风论卓绝，迥越常识，其能运天时于指掌，决生死无须臾，又非泛泛可及知。无经天纬地之才者，不可与言医也，以之为良相，又谁曰不可？后以脉学一书索序，曰《诊宗三昧》。予虽不知医，观其论天地阴阳之常变，山川草木之脉理，灵机独发，无不贯通造化，予所云为良相，信然。时因取召赴都，碌碌未遑诺就，今于职务瘁劳，嗽疾复生，思良医不可得。因述数语，邮寄以志仰云。

康熙己巳即墨通家弟郭琇撰

^① 遵：gòu(够)，相遇。

目 录

宗旨	(1)
医学	(2)
色脉	(3)
脉位	(6)
脉象	(10)
经络	(14)
师传	(15)
浮沉	(16)
迟数	(18)
滑涩	(20)
虚实	(22)
弦缓	(23)
洪微	(25)
紧弱	(27)
长短	(28)
大小	(29)
芤濡	(31)
动伏	(32)
细疾	(33)
牢革	(35)
促结	(35)
代散	(36)
清浊	(37)

口问	(39)
问三焦命门脉	(39)
问神门脉	(40)
问冲阳太溪脉	(40)
问反关脉	(41)
问人迎气口脉	(42)
问初诊久按不同说	(42)
问病同脉异等治	(43)
问节庵从脉从证等治	(44)
问《内经》脉有阴阳说	(45)
问长沙高章纲牒卑损脉法	(46)
问辨声色法	(47)
问脉沉温补转剧治法	(49)
逆顺	(49)
异脉	(53)
妇人	(56)
婴儿	(58)

石顽老人诊宗三昧

倬飞畴

男 登 诞 先 编次

以柔安世

门人 邹岐恒友 校订

宗 旨

石顽老人，跌坐绳床，有弟子进问医学宗旨，老人恍然叹曰：崇古圣人立一善政，后世辄增一害民之事，只今伪君子之风，良由文字。天生民之患，咎始神丹。吾尝纵观万类，无物不有成败之机。人禀造化之灵，不能超乎万类。地水火风，常交战于一体，虽有志者，不无疾疢之厄。一有小剧，即从事于医药。往往贪生失生，深可哀悯。逮如愚下无知，罔悟前车已覆之鉴，缘是不得正命者，日以继踵。若夫未达不敢尝者，自古及今，能几人哉。当世之名于医者，有三种大病：一种藉世医之名，绝志圣学，株守家传，恣行削伐，不顾本元，斯皆未闻大道之故；一种弃儒业医，徒务博览，不卒师傅，专事温补，极诋苦寒，斯皆不达权变之故；一种欺世盗名，藉口给之便佞，赖声气之交通，高车玄术，曲体趋时，日杀无辜以充食客之肠，竭厥心力以博妻孥之笑，斯皆地狱种子，沉沦业识之故。此三种病非药可除。吾今伏医王力，运六通智，开个教外别传，普救天扎，底微妙法门。汝等若有疑团，向前执问，但须迅扫胸中积染，向白地上从新点出个指下工夫。若能顿然超悟，立正宗风，何虑

不直接南阳先师一脉乎。

医 学

或问医药之书，汗牛充栋，当以何者为先？答曰：医林著作日繁，葛藤益甚，而识见愈卑，总皆窃取狐涎，蒐罗剩语，从无片言发自己灵者。吾故曰教外别传，不欲汝等堕诸坑塹也。近来留心斯道者，纷如泥沙。求其具夙根者，卒不可得。是不得不稍借文字，以为接引之阶梯。但此夺权造化，负荷非轻。即有真心向道，以天下生民为己任者，入门宗派不慎，未免流入异端，向后虽遇明师检点，头绪决不能清。头绪不清，审证必不能确。审证不确，下手亦无辣气，安望其有转日回天下之勲乎。有志之士，务在先明《灵枢》、《素问》、《伤寒论》、《金匱要略》四经，为医门之正法眼藏。然皆义深辞简，质奥难明。读者不可随人作解，以障己之悟门。或遇不能透脱处，撞着银山铁壁相似，于挨拶处不入处，忽地顶门迸裂，自然洞若观火，然后看古人注释，却不仍其纒繆，直待胸中学识坚固，随意综览诸家，无往非受其益。即如刘张李朱，世推四大家。观其立言之旨，各执一偏。河间之学，悉从岐伯病机十九条入首，故其立方，一于治热。戴人专于拨乱除邪上起见，故汗吐下法信手合辄。要知二子道行西北，地气使然之故，不可强也。东垣志在培土以发育万物，故常从事乎升阳。丹溪全以清理形气为本，故独长于湿热。二子之道，虽皆行于东南，然一当颠沛，一当安和。补泻升沉之理，不可不随时迁变也。在学识粗浅者，不能委悉其全，即当因材施教，指与个捷径工夫，一般到家。惟脉学之言，自古至今，曾无一家可宗者。某不自揣，窃谓颇得其髓。惜不能力正习俗之讹，咸归先圣一脉，是不能无愧于心。或云：夫子之

道，昭乎日月而尚有不辨明暗者，何也？曰：是某之机缘不契，亦众主之机缘不契也。《教乘》所谓：时节因缘，非可强也。吾闻佛法无边，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化道无缘。岂区区智力，能充牣^①法界，使悉归心至教乎。今观游时师之门者，一皆羊质虎皮，问其所学，无非伪诀药性等书，家炫户诵，不过如斯，今古相仍，莫知其谬，盖伪诀出自高阳生。昔戴起宗尝著刊误以辟其妄，而声聒之师，犹视以为资生至宝者。以其编成俚语，易于习诵也。《药性赋》不知出自何人，乃诬妄东垣所著，尤为发指。吾愿祖龙有知，凡有二书处，请用从火，造福无涯矣。至于王氏《脉经》，全氏《太素》，多拾经语，溷厕杂毒于中，偶一展卷，不无金屑入眼之憾，他如紫虚《四诊》，丹溪《指掌》，婴宁《枢要》，濒湖《脉学》，士材《正眼》等，靡不称誉于时。要皆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之说。迨夫得心应手之妙，如风中鸟迹，水上月痕，苟非智慧辨才，乌能测识其微于一毫端上哉。只今诸方云集，向某问个脉法大义，吾当以三昧水涤除尘见，显示个头头是道，底活法悟门，不涉纤微陈迹，便可言下荐机，学者毋以余言为尚异也。要知冰即是水，别传之义，原不外乎轩岐仲景，祖祖相承之心印，但较当世所言七表八里之法，趋舍殊途，宗旨迥乎角立耳。

色 脉

或问人身四支百骸，藏府经络诸病，皆取决于三部。究竟脉属何类，动是何气？而诊之之法，一如古圣所言否？答言：脉本营气所主，为气血之源。故能出入藏府，交通经络，行于肯綮

① 牣：rèn(认)，充满。

之间，随气上下鼓动。其指下发现之端，或清或浊、或小或大、或偏小偏大。虽言禀赋不同，实由性灵所发，匪可一途而取。纵古圣曲为摩写形象，以推阴阳寒热之机，然亦不过立法大义。明眼之士，贵在圆机活泼，比类而推，何难见垣一方人。盖脉之显著虽微，而所关最钜。其受气在混沌未分之先，流行在胚胎方结之际，天地万物，靡不皆然。如璇玑玉衡，江海潮汐，此天地脉运之常也；白虹贯日，洪水滔天，此天地脉络之病也；穷冬闪电，九夏雹冰，此天地气交之乱也；天愁雨血，地震生毛，此天地非常之变也。至于夏暑冬寒，南暄北冽，乃天地阴阳之偏。人在气交之中，脉象岂能无异。时值天地之变，诊切安得不殊。试观草木无心，其皮干茎叶，皆有脉络贯通，以行津液。顽石无知，亦中怀脉理，以通山泽之气。适当亢燥阴霖，严寒酷暑，则木石皆为变色，况于人乎？姑以脉之常度言之，其始从中焦，循肺一经而之三部，由中达外，为身中第一处动脉，较诸他处不同。古人虽有浮沉滑涩等辨论之法，然究其源，有形之脉，乃水谷之精所布，禀乎地也。其鼓运之象，是无形之气所激，禀乎天也。而交通天地之气，和合阴阳生生不息之机，此则禀乎气交也。况此气血之属，原不可以方圆端倪，即如人之面目，虽五官无异，及细察之，千万人中，从未有一雷同者。《经脉别论》云：诊脉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故上古使儻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夫色者，神气之所发；脉者，血气之所凭。是以能合色脉，万举万全。得其旨则心目昭如日月，洵非下士可得而拟议焉。《阴阳应象论》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病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则不失矣。此即能合色脉，万举万全之互辞。然其所重，尤在适其性

情，故诊不知五过四失，终未免为粗工也。迩来病家亦有三般过差：一者匿其病情，令猜以验医之工拙；一者有隐蔽难言之病，则巧为饰词，以瞞医师；一者未脉先告以故，使医溺于成说，略不加详，虽老成名宿，未免反费推敲，多有自认错谬。喻之不省者，苟非默运内照，鲜不因误致误也。坐次一人问言：夫子每云能合色脉，万举万全。设或深闺窈窕，密护屏帟，不能望见颜色，又当何如？曰：是何言之不聪也。尼父有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但须验其手腕色泽之苍白肥瘠，已见一斑。至若肌之滑涩，理之疏密，肉之坚软，筋之粗细，骨之大小，爪之刚柔，指之肥瘦，掌之厚薄，尺之寒热，及乎动静之安危，气息之微盛，更合之以脉，参之以证，则气血之虚实，情性之刚柔，形体之劳逸，服食之精粗，病苦之逆顺，皆了然心目矣。复问五色之应五藏，愚所共知，余皆学人未谙，愿卒问之，以启蒙昧。曰：某所谓色脉者，仓公五色诊也。乃玉机不刊之秘，知者绝罕。其间奥妙，全在资禀色泽，以参脉证，如影随形，守一勿失。《灵枢》所谓：粗守形上守神者，即此义也。夫神者，色也。形者，质也。假令黄属脾胃，若黄而肥盛，胃中有痰湿也；黄而枯癯，胃中有火也；黄而色淡，胃气本虚也；黄而色黯，津液久耗也。黄为中央之色，其虚实寒热之机，又当以饮食便溺消息之。色白属肺，白而淖泽，肺胃之充也。肥白而按之绵软，气虚有痰也；白而消瘦，爪甲鲜赤，气虚有火也；白而夭然不泽，爪甲色淡，肺胃虚寒也；白而微青，或臂多青脉，气虚不能统血也。若兼爪甲色青，则为阴寒之证矣。白为气虚之象，纵有失血发热，皆为虚火，断无实热之理。苍黑属肝与肾。苍而理粗，筋骨劳勩^①

① 勩：yì(义)，疲劳。

也，苍而枯槁，营血之涸也。黑而肥泽，骨髓之充也。黑而瘦削，阴火内戕也。苍黑为下焦气旺，虽犯客寒，亦必蕴为邪热，绝无虚寒之候也。赤属心主三焦。深赤色坚，素禀多火也；赤而腠坚，营血之充也；微赤而鲜，气虚有火也；赤而索泽，血虚火旺也。赤为火炎之色，只虑津枯血竭，亦无虚寒之患。大抵火形之人，从未有肥盛多湿者。即有痰嗽，亦燥气耳。若夫肌之滑涩，以征津液之盛衰；理之疏密，以征营卫之强弱；肉之坚软，以征胃气之虚实；筋之粗细，以征肝血之充馁；骨之大小，以征肾气之勇怯；爪之刚柔，以征胆液之淳清；指之肥瘦，以征经气之荣枯；掌之厚薄，以征藏气之丰歉；尺之寒热，以征表里之阴阳。《论疾诊尺》云：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斯皆千古秘密，一旦豁然，询是临机应用，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底第一义，稔须着眼。

脉 位

或问古人以三部分别藏府。而大小二肠之脉，或隶之于两寸，或隶之于两尺，未审孰是孰非，愿示一定之理，以解学人之惑。答曰：皆是也，皆非是也，似是而非者也。缘经无显谕，所以拟议无凭。要知两手三部，咸非藏府定位，不过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观《灵枢》经脉虽各有起止，各有支别，而实一气相通。故特借手太阴一经之动脉，以候五藏六府十二经之有余不足。其经虽属于肺，实为胃气所主，以藏府诸气靡不本之于胃也。《五藏别论》云：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经脉别论》云：食

气入胃，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气归于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营卫生会》云：人食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即此三段经文，可以默识其微矣。或言两手六部，既非藏府脉位，何《脉要精微论》中，有逐部推之之法耶？曰：此即所谓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吴草庐曰：医者以寸关尺，辄名之曰：此心脉，此肺脉，此脾脉，此肝脉，此肾脉者，非也。五藏六府凡十二经，两寸关尺皆手太阴之一脉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气耳。脉行始于肺终于肝，而后会于肺，肺为出气之门户，故名气口。而为六脉之大会，以占一身焉。李濒湖曰：两手六部，皆肺之经脉。特取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耳，非五藏六府所居之处也。即《内经》所指藏府部位，乃是因五行之气而推。火旺于南，故心居左寸；木旺于东，故肝居左关；金旺于西，故肺居右寸；土旺于中，而寄位西南，故脾胃居于右关；水旺于北，故居两尺。人面南司天地之化，则左尺为东北也。东北为天地始生之界，人在胎息之中，则两肾先生，以故肾曰先天。在五行则天一生水，水性东行，膀胱水注之器，肾司北方之令，又居下部，则其气化，从此而推也宜矣。然肾本有二，同居七节左右。右者独非肾乎？独不主精气乎？独不司闭蛰封藏之令乎？盖人身同乎造物，凡呼吸运动，禀乎乾健；藏府躯壳，合于坤舆。以分野言，则肾当箕尾燕冀之界，其地风高土厚，水都潜行地中，结成煤火，以司腐熟之权。人应其气，则三焦之火，从此交通。况三焦鼎峙两肾之间，以应地运而右转。是虽右尺偏属相火，为生人生物之源，因有命门之号。其实两肾皆有水火，原无分于彼此。以故岐伯于寸关二部，俱分左右，尺独不分者，一皆主乎肾也。肾为先天一气之始，故首言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

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腹者，大小二肠在其中矣，膀胱亦在其中矣。以经气言之，平居无病之时，则二肠之气未尝不随经而之寸口也。以病脉言之，则二肠司传化之任，病则气化不顺而为留滞，又必验之于尺矣。曷观长沙论中，凡正阳明府证，必尺中有力，方用承气，此非尺里以候腹之一验乎？吾故曰：皆是也，皆非也，似是而非者也。盖尺外者，尺脉之前半部也；尺里者，尺脉之后半部也。前以候阳，后以候阴。人身背为阳，肾附于背，故外以候肾；腹为阴，故里以候腹也。东方生木，木应肝而藏于左，故借左关以候肝胆之气。土居中位，而旺于四季。独以长夏湿土气蒸之时，为之正令，故经以之分隶右关。所谓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膈者，膈膜之谓，中焦所主，胆在中矣。中附上者，附尺之而居于中，即关脉也。肝为阴中之阳藏，亦附近于背，故借左关之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关之前以候胃，后以候脾。脾胃皆中州之官，以藏府言，则胃为阳，脾为阴。故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也。火生于木，而应乎心，合乎脉谓之牡藏。牡者，阳也。左为阳，寸为阳中之阳，故宜候之左寸。金生于土，而应乎肺，与胃一气贯通，而主西方金气，故经以之候于右寸。所云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膻中者，心主之宫城，胞络之别名。胸中者，膈膜之上皆是也。上附上者，言上而又上，则寸口也。五藏之位，惟肺最高，故右寸之前以候肺，后以候胸中。心为虚灵之藏，而为君主之火，性喜上炎，又喜附木而燔。然其行令，皆属胞络。故左寸之前以候心，后以候膻中之气也。详本篇六部，但言五藏，不及六腑，而独不遗其胃者，以经络五藏，皆禀气于胃，五藏之本也。藏气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胃气乃至手太阴也。原夫两手六部，虽皆肺经之一脉，而胃气实

为之总司。足阳明一经，与诸经经经交贯，为后天气血之本源。即先天之气，亦必从此而化。每见阴虚血耗之人，日服六味四物，不得阳生之力，则阴无由而长也。或问六部皆属肺经，皆主胃气，以推藏府之病，敬闻命矣。而《灵枢》十二经，独以人迎寸口言者，何也？曰：此辨别藏府诸经之盛衰，及外内诸邪之纲主也。夫寸口即是气口，又谓脉口，以配人迎。昔人所谓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即此脉也。复问其后诸经之脉，又以三倍再倍一倍言者，此又何耶？曰：三阴三阳之谓也。逆其旨，则手足太阴谓之三阴，故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手足少阴谓之二阴，故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手足厥阴谓之一阴，故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在阳经则不然，其手足阳明谓之二阳，以二经所主津液最盛，故盛者人迎大三倍。手足太阳，谓之三阳。以二经所主津液差少。故盛者人迎只大再倍。手足少阳谓之一阳，以二经所主津液最少，故盛者人迎仅大一倍也。或言人迎主表，气口主里，此言人迎主府，气口主藏者，何也？盖人迎主表，气口主里，是主邪气而言。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也。此言人迎主府，气口主藏，是指经气而言。原未尝指府藏也，以人迎主在津血，津血灌注六府，而偏丽于左。气口主在神气，神气钟于五藏，而偏丽于右。此阴阳血气流行之道。以上下言之，则寸为阳，尺为阴；以左右言之，则人迎为阳，气口为阴。须知人之血气，与流水无异。水性东行，若得风涌，即随之而逝，不可拘于南北也。人身经脉营运亦然，虽血喜归肝，气喜行脾，而有左右之属。若得其火，即随之而上炎，得其风，则随之而外扰。变幻之机，靡所不至，岂复拘于部分哉。

脉 象

或问人身脉位，既无一定之法，但以指下几微之象，推原藏府诸病，益切茫无畔岸。愿得显示至教，开我迷云。答曰：汝等今日各从何来？或言某从西南平陆而来，或言某由西北渡水而来，或言某于东南仄径遇师于不期之中。因谕之曰：良由汝等识吾居处，得吾形神，故不拘所从，皆可邂逅，否则覩面错过矣。故欲识五藏诸病，须明五藏脉形。假如肝得乙木春升之令而生，其脉若草木初生，指下软弱招招，故谓之弦。然必和滑而缓，是为胃气，为肝之平脉。若弦实而滑，如循长竿，弦多胃少之脉也；若弦而急强，按之益劲，但弦无胃气也。加之发热，指下洪盛，则木槁火炎而自焚矣。所谓火生于木，焚木者原不出乎火也。若微弦而浮，或略带数，又为甲木之象矣。若弦脉见于人迎，肝气自旺也。设反见于气口，又为土败木贼之兆。或左关虽弦，而指下小弱不振，是土衰木萎之象。法当培土荣木，设投伐肝之剂，则脾土愈困矣。若弦见于一二部，或一手偏弦，犹为可治。若六脉皆弦而少神气，为邪气混一不分之兆。《灵枢》有云：人迎与寸口气大小等者病难已。气者，脉气也。凡脉得纯藏之气，左右六部皆然者俱不治也。或肝病证剧，六部绝无弦脉，是脉不应病，亦不可治。举此以为诸脉之例，不独肝藏为然也。心属丙丁而应乎夏，其脉若火之然^①薪，指下累累微曲而濡，故谓之钩。然必虚滑流利，是为胃气，为心之平脉。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钩多胃少之脉也；若瞥瞥虚大，前曲后居，但钩无胃气也；若虚大浮洪，或微带数，又为丙火之象。故

① 然：“燃”之本字。

钩脉见于左寸，包络之火自旺也。或并见于右寸，火乘金位之兆。设关之外微曲，又为中宫有物阻碍之兆也。脾为己^①土而应于四季，虽禀中央湿土，常兼四气之化，而生长万物。故其脉最和缓，指下纤徐而不疾不迟，故谓之缓。然于和缓之中，又当求其软滑，是谓胃气，为脾之平脉。若缓弱无力，指下如循烂绵，缓多胃少之脉也；若缓而不能自还，代阴无胃气也；若脉虽徐缓，而按之盈实，是胃中宿滞蕴热；若缓而涩滞，指下膜糊，按之不前，胃中寒食固结，气道阻塞之故耳；若缓而加之以浮，又为风乘戊土之象矣。设或诸部皆缓，而关部独盛，中宫湿热也；诸部皆缓，寸口独滑，膈上有痰气也；诸部皆缓，两尺独显弦状，岂非肝肾虚寒，不能生土之候乎？肺本辛金而应秋气，虽主收敛，而合于皮毛，是以不能沉实。但得浮弱之象于皮毛间，指下轻虚，而重按不散，故谓之毛。然必浮弱而滑，是为胃气，为肺之平脉。若但浮不滑，指下涩涩然如循鸡羽，毛多胃少之脉也。昔人以浮涩而短，为肺藏平脉，意谓多气少血，脉不能滑。不知独受营气之先，营行脉中之第一关隘。若肺不伤燥，必无短涩之理。即感秋燥之气，亦肺病耳，非肺气之本燥也。若浮而无力，按之如风吹毛，但毛无胃气也。加以关尺细数，喘嗽失血，阴虚阳扰，虽神丹不能复图也。若毛而微涩，又为庚金气予不足之象矣。若诸部皆毛，寸口独不毛者，阳虚浊阴用事，兼挟痰气于上也。诸部不毛，气口独毛者，胃虚不能纳食，及为泄泻之征也。肾主癸水而应乎冬，脉得收藏之令，而见于筋骨之间，按之沉实，而举指流利，谓之曰石。然必沉濡而滑，是谓胃气，乃肾之平脉。若指下形如引葛，按之益坚，石多胃少之脉

① 己：原误作“巳”，据上海书局本改。